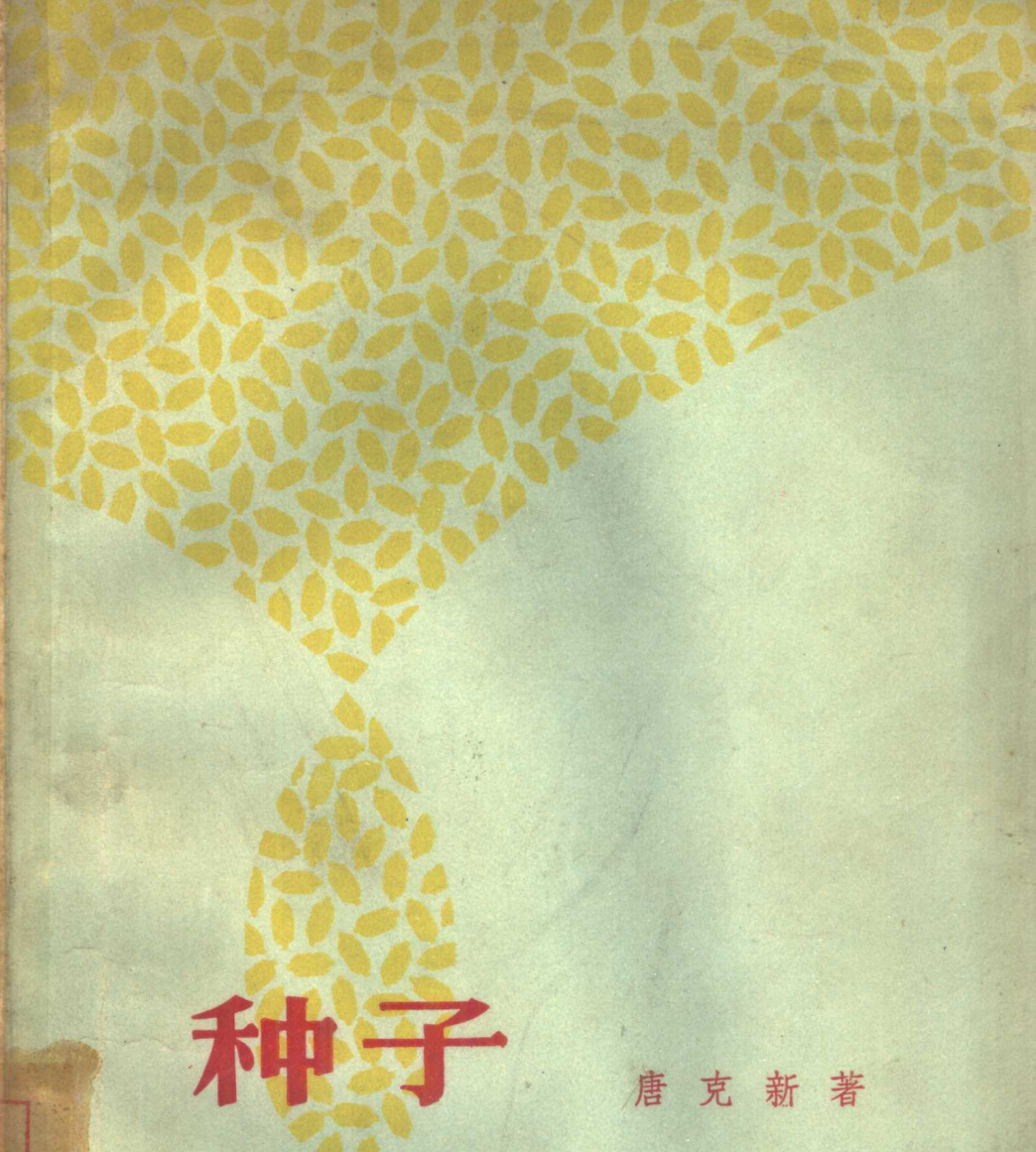


A decorative yellow pattern of stylized leaves or petals, arranged in a dense, overlapping manner, forming a large, irregular shape that tapers downwards, resembling a stylized tree or a large seed. The pattern is set against a light green background.

种子

唐克新 著

种 子

著 作 者 唐 克 新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0 1/8 字数：207,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77

定价：(八)0.98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工人作家唐克新的一个短篇集，收小說十三篇，特写散文六篇。题材大部分取自工人生活。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顽强劳动中出现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刻划出几个质朴崇高令人喜爱的先进工人形象，描绘了闪耀在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芒。

作品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此次編集时，作者对《“政治委员”》和《金剛》两篇作了较大的修改。

统一书号：10078·1977
定价：0.98元

(1463) 19

目 次

沙桂英	1
旗手	52
主人	72
好管家	89
“政治委員”	102
种子	122
第一課	135
金剛	146
一張大字報	175
鐵鍊縛不住的人	180
前进	198
古小菊和她的姊妹	213
我的師傅	230
共产主义的火花	240
黄宝妹	260
曹阳新村的人們	282
車間里的春天	296

卡住黃河的脖子 · · · · · 303

游湖 · · · · · 309

后記 · · · · · 316

沙 桂 英

一

秋天的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把那聳天矗立的大烟囱，連成一片的鋸齒形厂房，寬坦平直的厂內馬路和那整潔明亮的办公大楼，全都照得金黃灿灿的一片。一年到头，除了阴雨气候，天天都是如此，但是人們总是会感到特別新鮮，愉快，真忍不住要纵声歌唱。好歌是不会辜負这样的大好时光的，那高架在电綫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着一支欢乐的乐曲，人們已經熟透了这支乐曲，但每每听到它那輕快的节奏，明朗而热烈的音調，总是会在內心蕩漾起愉快的波浪，似乎感觉到了生活的列車正在風馳电掣地奔騰向前。上工的人們，就踏着这样輕快的节拍进入工厂，开始这一天的劳动。

一进工厂大門，一幅橫跨馬路的鮮紅大橫幅首先映入人們的眼帘，上面貼着雪白的大字：

学习沙桂英，赶上沙桂英，超过沙桂英！

这是昨天晚上才換过的新橫幅，名字也是人們第一次見

到的。不过，这个名字近来已经成了全厂六千多名职工注意的中心。她以連續十个月不出次布的优异成績跨进了先进行列，并且站到了这个行列的前茅，成为全厂工人所追逐的目标。在那裝飾得琳琅满目的光荣榜上，她的照片也和本厂的三个著名劳动模范并列在一起。自从这张照片加上后，这个光荣榜前的人突然增多起来，这些人里面，自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議論着她的生产成績，打听着她的身世来历，自然也免不了要品評到她的年齡容貌。

“看来她很年輕哩。”一个生着两条倒挂眉的小伙子說。

“而且也很漂亮，是么？”另一个小伙子也打趣說。

“是哪个車間的？以前怎么沒見到过？”倒挂眉又問。

“她的照片下面不是都写着嗎？可見你只是看照片的。”

倒挂眉的臉忽然紅了起来。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要問：

“你們誰認識她？”

“怎么啦，你想去招女婿么？”

这时，背后又有一个小伙子插上来說：

“招女婿么？我看你們誰也吃不消她！”

大家回头一看，都叫了起来：

“小陈，她不是你們四織車間的么？你認識她嗎？”

“当然認識。”叫小陈的小伙子以一种驕傲的口气回答說。

他的个子虽然长得不错，但鼓鼓的两腮上却帶着一股稚气，一看便知是个大孩子。他对那倒挂眉看了一眼又說：

“別說你們，就連我們余師傅也不与她爭長論短呢！”

“你又要吹了。”倒挂眉反駁說，“余師傅連厂长都要当面开銷，还怕她么？”

“我也沒說怕她呀。”小陈辯解道，“不过你与她斗是沒好处的，她可会抓小辮子。”

“那又怎么样？余师傅是保全部的平車队长，她是运轉班的一个普通擋車女工，她能管到誰？”

“好，你不信——”說到这里，小陈无可奈何地頓住了，回头看了看，似乎想找个証明人来幫助自己一下，却没有找到。正在这时，忽見馬路对过有个穿件灰呢短大衣的人在走过来，小陈象得了救似的忙对大家說：

“你們看，那不是邵順宝来了！你們不信可以問他。他就是沙桂英工区的副工长，他自己也怕沙桂英哩！”

这时，邵順宝已走了过来，見他們都在对自己指指点点，便問道：“你們做什么？”

“我們在談你工区里的这个小姑娘哩。”倒挂眉指着沙桂英的照片說，“看来，明年她篤定当上劳动模范了。”

“听說她很厉害，你也怕她哩，是嗎？”另一个小伙子直率地問道。

邵順宝高高的身材，白白长长的臉，看来象个书生。他听了这些話，有点不高兴地说：

“你們这些人真不好，什么事情都要开玩笑！这又是誰嚼的舌头？”

“喏，这是你們車間里的人自己說的。”倒挂眉指着小陈說。

邵順宝別轉身对小陈不滿地看了一眼說：“我知道又是你这小家伙！”

可是小陈并不怕他，反而頑皮地說道：

“我說的不对么？你难道不怕她么？”

“哈哈！”大家齐声笑了起来。

邵順宝无可奈何，知道再說下去自己也不会得到好处，就說了声：“你这小鬼，真是吃飽飯沒事做！”說完，就想走了。可是小陈还是不放他，說：

“你算老鬼了么？二十八岁还没对象呢。”

“你是打算給他介紹一个么？”

“人家是副工长，哪里用我介紹！”小陈俏皮地說着，又向邵順宝道：“我說呀，你光在心里急沒用，还得主动、勇敢一点，要不然，可要成个‘王老五’了。”

“哈哈！”又是一陣哄笑。接着小伙子們便齐声唱起来：“王老五呀，王老五，你白白活了三十五，衣裳破了没人补……”

邵順宝沒有再理睬他們，只顧自己悶着头向車間走去。不知他究竟是真生氣了呢，还是另有心事？

二

說起邵順宝的心事，这可就复杂了。

邵順宝原来是保全部的平車工，进厂时是在余师傅手下学的生活，算起来还是小陈的老师兄。一九五二年分三班时，他才調到运转班做修机工，一年多后当了副工长。到现在已有四五年了，在这个班的八个工区中，也算得資格最老的副工长了。他所领导的工区，一般地說还算不錯的，据說領導上曾考虑过提拔他当值班长，后来不知为什么終于沒有提拔。对这一点，邵順宝自然有点委屈，但后来也就想开了，因为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修养，相信他能够把

自己这个工区领导得出类拔萃。对于这一点，看来是没有人怀疑的。你看，现在这个連續十个月不出次布的先进人物不就出现在他的工区里么？这样拔尖的人物在全厂又能有几个呢？美中不足的是全班最落后的成績也出现在他的工区里。原来，他工区里有个叫新嫂子的女工（大家都从不叫她的名字），她一个人出的次布就占全工区的四分之一。可是邵順宝却又不能說她，一說她就会和你頂起来。这人是个出名的炮仗脾气，一点就爆。不管对什么人，她是什么話都說得出来的。

“我是沒本事擋这些車。你自己当时要充大亨，把这些老爷車接收下来，却又沒本事把它修好……”

有一次，邵順宝說了声“你怎么出这么多次布”，她就大发起脾气来。邵順宝怕她說出更多不好听的話来，連忙打招呼道：“別吵了，別吵了吧，我也不过問問你么……”

真的，对于新嫂子的那些車，邵順宝是有苦說不出的。那是一些有名的老爷車，一年多前重新划分工区时，沒一个工区愿意要这些車。当时，邵順宝正在委屈之余，他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在誰也不要之后，慷慨地把这些車接收了过来。接过来后，才发现自己是失策了。这些老爷車根本就无法修好。要是搞不好，反而失笑于人，显出自己的无能，所以，就决定干脆不去动它。后来他說了許多好話，才把这些車子派給了新嫂子。因为她是这个工区擋車工龄最长的女工，对于这种老式車比較熟。自然，新嫂子接受这些車子之后，也并非毫無怨言的，只因为副工长平时对她特別尊重，时常当着大家的面說：这种車子只有新嫂子能擋，所以計劃要求也不能和別人

一样。这么一来，新嫂子也就觉得无話可說了。邵順宝也知道，新嫂子的次布是出得太多了，即使是老爷車，也不至于出这么多。但是，为了不让新嫂子把这件事嚷开来影响工区的声誉和威信，他觉得也只能这么做。况且，一个工区有那么多擋車工，只要每人手里抓紧一点也就把她带过去了。誰知，后来新嫂子的次布却越来越多，多得簡直令人吃惊，特别是最近車間里的生产任务改变以后，质量要求更高了，而新嫂子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更加突出了。許多擋車工的眼光都集中到新嫂子身上，大家知道，虽然車子不好，但如果平时收拾得干淨，操作法上抓得紧，也不至于出这么多的次布。可是因为副工长不敢說，別人自然也就不肯說了。要是別人一說她，她不是和人家頂起来，就是冲着人家說：“你別光說別人，到我車上来試試看！”調車对于織布女工來說，好比騎士換生馬一样，即使換的是好馬，也会因不熟悉脾气而一时駕馭不了，终于在賽馬場上敗下陣来的。何况新嫂子的又是出名的老爷車。

这天下班后，邵順宝又召开了个工区會議。

“这个月我們工区的质量計劃已經非常危險了，大家討論討論吧，这样下去怎么办。”副工长忧心忡忡地对大家說。

有的人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人看着自己的手指，有人看着牆角，誰也沒有开口。

“再这样下去，这个月的計劃就全部垮台了！”副工长又加重了語气說。

沒有人开口，也沒有人打算开口。

“你們都不开口，这次布难道是我出的么？”邵順宝的耐性最好，终于也忍不住了。

人們的目光終於慢慢開始移動了，最後集中到新嫂子的身上。

新嫂子，一個三十七八歲的中年女工，胖胖的身材，黑黑的臉，悶聲不響的坐在角落裏。最近，她自己也覺得次布多得說不過去。她也知道別人對自己的意見，她自己也恨自己，恨那些老爺機器，怨當初不應把這事答應下來。自然也有點怨邵順寶，他是副工長，兼負修機的責任，就丟開過去那件事不論，他也是有責任的。可是新嫂子也知道自己是個沒主意的人，只要邵順寶對她兩句好話一說，她也就什麼辦法都沒有了。所以她的心裏常常是一團亂麻，不知究竟怎麼辦才好。這樣，她的脾氣就更加暴躁，動不動就會和人家頂起來。現在工區里一開會，她總覺得是專門為她而開的，所以總是一個人拉長着臉，悶聲不響地坐在一個角落裏。大家看到她這副樣子，自然也都不敢去說她了。

“新嫂子，你先談談吧。”邵順寶看到大家的目光，覺得實在挨不過去了，只得小心翼翼地對她說。

“我有啥說頭？坯布我出得頂多，我是害人精，我不要擋車，你把我調下來做‘相幫’^❶好了！”她虎着臉氣嘟嘟地說。

“噯，你別發火嘛。”副工長賠笑地說，“我們大家一道來研究研究看，究竟是啥道理。”

“啥道理？人倒楣，擋的車子也倒楣！”新嫂子翻着眼珠說，“我要是有本事研究，早就把這些老爺車修好了。”

最後一句話，一下子就把副工長的嘴堵起來了。一時間，

❶ 相幫，即擋車預備工，平時不擋車，幫別的擋車工接头、處理次布。

小組會竟僵住了。

沉默，難堪的沉默……

“新嫂子，你這態度就不對！”

一個聲音終於打破了這個沉悶的會場。聲音雖然還是溫和的，但在這樣沉悶的會場里，人們卻覺得它就像一個霹靂一樣。大家的目光一齊向發出這個聲音的地方射去，落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身上。她有着一張白淨而丰满的臉，高高挑起的兩條又長又黑的眉毛，頭上一左一右地扎着兩根短辮子，丰满的胸前圍着一條雪白的飯單，被她那件淺藍色的襯衫一衬，就象藍天白雲，顯得格外明朗。她就是最近轰动全廠的沙桂英。

“我什麼不對？出坯布我自己就歡喜麼？我自己也恨死自己了……”新嫂子翻着白眼盯住沙桂英說。

“有啥困難你也可以談嘛，光恨有啥用？你出的次布要占全工區四分之一，人家一說，你就和人家頂山頭，老是这样下去怎麼辦？”

沒等沙桂英說完，新嫂子就截住她說：“你倒教教我看，怎麼辦，我擋車倒擋勿來了！”但她忽然又轉了話鋒道：“老實說，不是那些老爺車，我要是落在別人後頭人也慫做了！我開始擋車時，別人還穿開襠褲呢！”

新嫂子越說越來氣，越氣就越要說，象黃河決口似的，一發而不可收拾。真的，她在这个工區里還從未受到過這樣不被尊重的待遇哩。

其實，沙桂英對新嫂子並沒有任何成見，也沒有任何惡感——她對任何人都是這樣。相反，平時她倒有點同情新嫂

子。虽然，她并不知道新嫂子那些老爷车的来历（因为那时她还没有到这个工区来），但她总觉得对新嫂子的次布多，邵顺宝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对她的帮助不够。所以，平时别人在背后议论新嫂子时，她倒为她解释两句，有时也当面批评邵顺宝。可是她却不能理解，为什么新嫂子自己对邵顺宝却没一句话，有时虽然也顶他几句，却半句也不在正理上。今天给新嫂子这么一顶，沙桂英倒也有点火起来了。

“要是你平时操作法执行得认真，把车子收拾得勤，车子再老爷，也不会出这么多次布。就是好的车子，也要靠人收拾的。”沙桂英也毫不退让地说。

“新嫂子，桂英的话很对，车子总是要人去搵的……”

有几个人也开口了。她们似乎一半是支持沙桂英，一半是在劝解。

“我也有嘴说别人，谁有本事到我车上试试！”新嫂子终于把最后一张王牌攢出来了。

副工长一看苗头不好，觉得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忙用手从背后拉拉沙桂英的衣角，暗示她不要再顶下去，可是已经太晚了。

“不要搅！”沙桂英不顾一切地、讨厌地拨开副工长的手，又对新嫂子说：

“我跟你调车好了。”

“你说话要算数！”

“算数！”

“好——”新嫂子象突然抓住了一只飞鸟似的，忙又说：

“好，明天你就到我车上来！”

“馬上就来!”

“好——”新嫂子终于再也无話可說了。

最后这个形势的急速发展,全部時間还不到两分钟,想为她們和解的人还只剛意識到事情的严重性质,生米却已成了熟飯,誰也沒来得及插进片言只語。

三

象突然发生了一件严重事故一样,整个工厂的人都以不安的心情紛紛議論起沙桂英和新嫂子調車的事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沙桂英已經成了全厂瞩目的人了,在她的后面,有几千人在跟随着,追逐着,她的一举一动,一进一退,每一点成败得失,都将对这許許多人发生影响。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地位,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是不能沒有种种考虑的。沙桂英的这一行动不但出于大家的意料,也大大出于新嫂子的意料。新嫂子是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厉害的。她今年不过二十另一,从进厂学擋車到現在,才不过四年多時間,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績,的确不容易。可是,新嫂子也觉得她有点驕傲,平时什么人她都要冲,誰說的話她都要扳。不过新嫂子万万沒有料到她会出头和自己干起来。她很知道一个織布擋車工的每一点成績是得之多么不易:一个人要管二三十台布机,每台布机上有几千根头紋,每只梭子一分钟要在那几千根头紋里穿二三百个来回,每班要用掉几十籬的紗,織出成千公尺的細布,在这成千公尺的布面上,不能放过芝麻大一个疵点……这样的劳动,不仅要求一个擋車工不停地用她的两腿奔跑,用她的双手撫摩,用她的双目察看,还要求她用脑子随时分析情况,用

耳朵諦听每一秒钟所发生的动静，甚至要用每一根神經去感覺眼睛和耳朵所达不到的境界。只要思想稍一分散，一个螞蟥似的斑点就会从她手下偷偷溜过。有时这一切都做得妥妥貼貼了，如果气候忽然来个变化，刮一陣风下几天雨，来一股寒流或到一股热潮，往往就会把一个擋車工的正常工作攪乱，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十个月，整整的三百天不出一匹次布，这是容易的么？看来沙桂英却并不珍惜这一点。現在她同人家調了車，而且是这样的老爷車，这后果她又考虑到了沒有呢？还有那厂門口的大橫幅标語，光荣榜上的大幅照片，人們的贊揚和敬慕，她又想到了沒有呢？更使新嫂子不能理解的是，在正式調車的那天，她居然还拉着新嫂子到她的車上說：

“新嫂子，这几部車，我开給你看一下，有几个地方你要注意，不然它們会搞你的蛋的……”

她說着，就开起車来，还象以前給人家作操作表演介紹經驗一样。新嫂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覺得不理她也不好，只好对她說：

“知道，我都知道……”

至于她究竟說了些什么，她压根儿就沒有去听她的。后来，沙桂英大概也感覺到了，只好很失望的走开了。

对于沙桂英和新嫂子調車的后果是凶是吉，別人如果还有怀疑的話，那么，邵順宝是毫无怀疑的，他的結論只有一个字：凶。这件事对他來說，是太伤脑筋了。自从生产任务改变以来，他的这个工区的实际生产成績一直处在中游水平，幸好有了个沙桂英，可以抵消掉他一大半的不景气，虽然他的工区的成績并不好，但沙桂英这样的人毕竟是别的工区所沒有的。